

唐寅書姑蘇寒山寺化鍾疏卷探析

陳奕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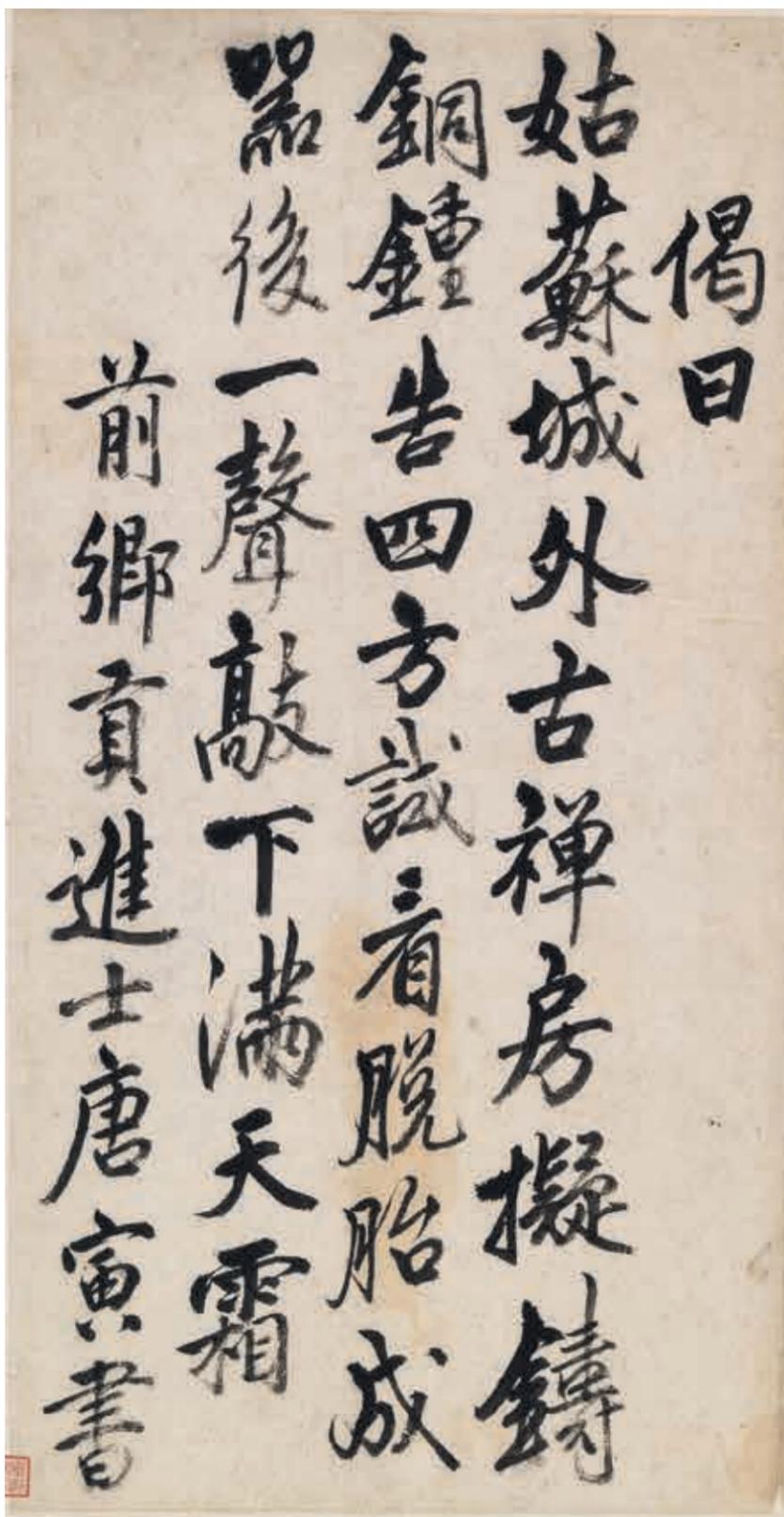
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；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寒山寺為著名的江南六朝古剎，因唐代詩人張繼〈楓橋夜泊〉一詩而揚名中外。詩中描繪的鐘聲文化，蘊藏許多歷史內涵，使其雋永又耐人尋味，更富詩情畫意。院藏唐寅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收錄於〈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〉中，本文主要探討寒山寺與〈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〉之關係，其次分析唐寅書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創作背景，進而推估此疏的創作時間，期藉由文獻與書法風格探討此作之定年與歷史定位。

〈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〉卷

〈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〉為明代中葉寒山寺募款重修之第一手資料，由當代五位書家為其募款而書寫疏文。題簽「明五名家寒山寺募緣疏真跡。唐寅。趙宦光。范允臨。毛堪。陳溱。廣堪齋珍賞。張項書籤。」簽印記「澗飛珍藏」。(圖一)清人

畢灑(一七三三~一七九七)集合唐寅(一四七〇~一五二四)、趙宦光(一五五八~一六四一)、范允臨(一五五八~一六四一)、毛堪(生卒年不詳)、陳溱(一五〇六~一五七五)五位明代書家化緣文稿重新裝裱而成。畢灑，乾隆嘉慶年間人，字澗飛，號竹癡，鎮洋(今江蘇

太倉)人，齋堂號為廣堪齋，為畢沉(一七三〇~一七九七)胞弟。題簽中雖寫為「明五名家」，趙宦光所書「普明禪院寶殿緣疏」實為引首，另有無款「不住布施」。趙宦光，字凡夫，江蘇太倉人，寓居吳縣，善書，創草篆，亦能刻印。其草篆以行草筆意作篆字聞名。然於〈明



明 唐寅 書姑蘇寒山寺化鍾疏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山寺重修佛殿募緣疏》與趙宦光之引首應為同一組作品。

五家中，除了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之作與趙宦光書引首、陳鏜《寒山寺重修佛殿募緣疏》外，另有二件疏文，分別為范允臨《寒山寺重建大雄寶殿募緣疏》、毛堪《姑蘇寒山寺重建佛殿募緣疏》。范允臨，字至之，別號長倩（倚），明代書法家，官至福建參議，與董其昌齊名。毛堪，字公輿，萬曆戊戌（一五九八）進士，歷官南京通政史，贈工部右侍郎。二人皆為明代官員、蘇州府吳縣（今江蘇）人，分別對寒山寺大雄寶殿與佛殿書寫募緣疏。從陳鏜《寒山寺重修佛殿募緣疏》可知，寒山寺的佛殿曾於一五八一年（作品未紀年，陳鏜卒年）前重修。另外兩件疏文為范允臨《寒山寺重建大雄寶殿募緣疏》、毛堪《姑蘇寒山寺重建佛殿募緣疏》皆為一六一八年所書，內容同時提到明正統己未（一四三九）時，寺廟遭祝融，過了三個甲子，也就是「一六一八年之時，又遭祝融」。范允臨疏文：「防未周乎鄰火，三摩委之

一炬，龍刹付之焚如，逮乎正統己未（一四三九）：一星幻火，直上綵幡，千葉寶蓮，竟遭烈焰，紫金容八面俱銷。」毛堪疏文：「正統之際（一四三九），遂遭回祿：今年春（一六一八）正月之四日，融風不仁，心星再見，適甲子之三週，屆明年（一六一九）為己未，似關運會，豈曰偶然。」寒山寺由於屢遭燬火，因此當朝官員分別為寒山寺佛殿與大雄寶殿進行募緣疏文撰寫。此兩件疏文與「不住布施」引首紙張同為灑金宣，因此可推斷這三件為同一組件作品。

綜上所述，《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》在創作時間上第一件應為唐寅（下文討論），此作為單一作品，接著陳鏜（作品未紀年，下限一五八一年）疏文與趙宦光書引首為第二組件作品，而范允臨與毛堪疏文、「不住布施」無款之作則為第三組件作品。收傳印記中，「蘇州府印」半印三方可證明過去曾為蘇州官府所收藏，後來流入民間為畢沅、畢瀧昆仲所藏。畢沅、畢瀧昆仲將明五家與「不住布施」六件作品裝裱一起，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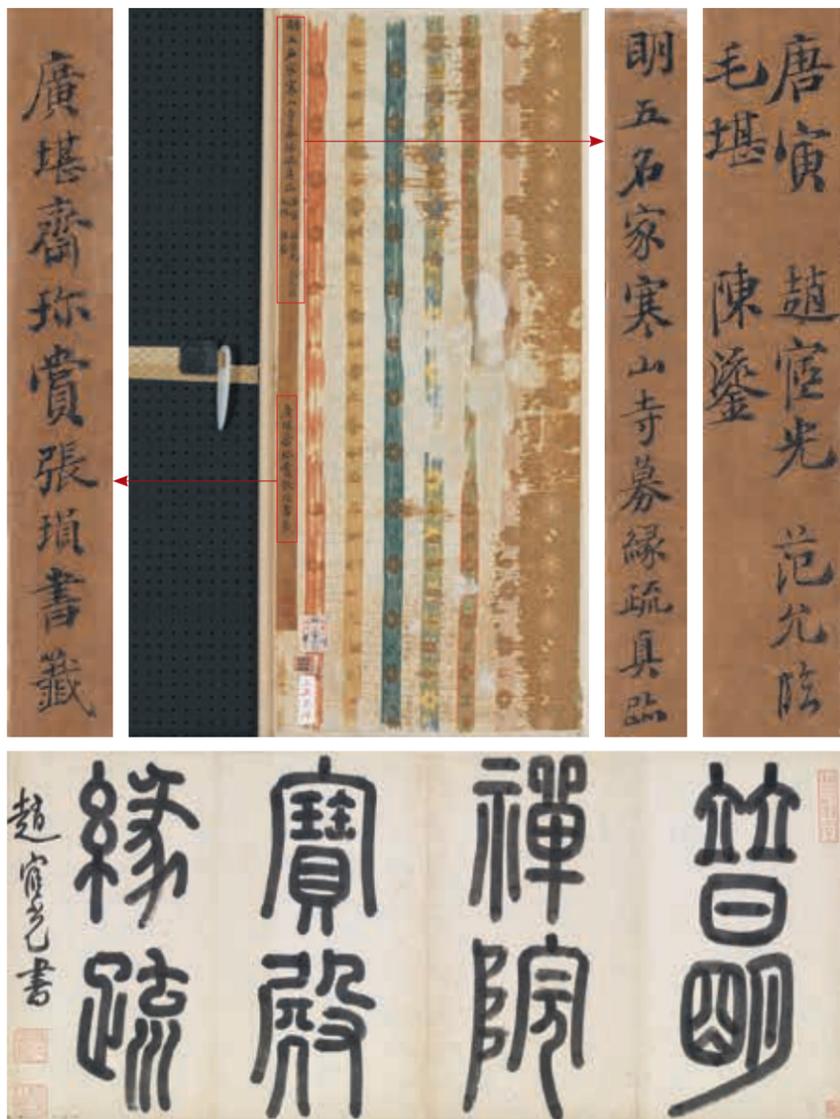
於每個騎縫鈐上收藏印記。清嘉慶年間《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》再度被收入內府，《石渠寶笈》三編第六冊及《故宮書畫錄》卷一均有著錄。

唐寅與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

今寒山寺中，碑廊立有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碑刻。除此之外亦留下許多以寒山寺為題材的碑刻書法作品，如《楓橋夜泊》一詩，最早由宋代王珪（一〇一九～一〇八五）所書之張繼詩第一石（已佚），另有明代文徵明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五九）所書《張繼詩殘石》第二石，此碑因祝融剩殘碑一塊，此二石透過集字重現於碑廊；然影響最大、拓片流傳最廣者為清俞樾（一八二一～一九〇七）詩碑。寒山寺中今所存者最古碑碣，則為明文徵明《張繼詩殘石》與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。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目的為化緣明代古鐘，關於古鐘有三口：第一口為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所吟誦的鐘。（註二）第二口為明代的古鐘，《百城煙水·吳縣》曾載：「明嘉靖間，僧本寂鑄

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》引首筆畫勻整，結體嚴密，展現他篆書的深厚功力。趙宦光所書之「普明禪院」即為寒山寺舊名。寒山寺位於江蘇省蘇州市中心西北方，閶門外運河北岸。寺院比

鄰楓橋，一說曾稱為「楓橋寺」，創建年代不可考；另一說創始於梁天監間（五〇二～五一九），適逢梁武帝蕭衍（五〇二～五四九在位）大興佛寺期間，寒山寺應運而生，期間有位



圖一 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真蹟 卷 題簽及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妙利普明禪師在此坐禪，因而名「妙利普明塔院」，即為寒山寺的原名。唐代貞觀年間（六二七～六四九），相傳天臺高僧寒山、拾得曾居住於此，今人多以此為「寒山寺」寺名來源，亦不可考；北宋趙匡義太平興國年間（九七六～九八四），節度使孫承祐在寺建造浮圖七層；宋仁宗嘉祐（一〇五六～一〇六三）年中改名為「普明禪院」；元時復稱為「寒山寺」，寺名沿用至今。元末，寺、塔毀於戰亂；紹興四年（一一三四），僧法遷重建；明初洪武（一三六八～一三九八）中，寺僧昌崇重修，歸併寺三庵四。（註二）由此可知，寒山寺於明初時尚為叢林，於昌崇重修後始有寺院廟庵。綜上所述，「普明禪院」為寒山寺之宋代名稱，元代時即改為「寒山寺」，然趙宦光為明代人，為何書寫「普明禪院」？唯一可與之呼應者為陳鏜《寒山寺重修佛殿募緣疏》。陳鏜，字子兼，別號雨泉，明代書法家，授官工部主事，官至四川布政使。陳鏜疏文中：「嘉祐中，改賜普明禪院。」由此可推測陳鏜《寒



圖二 寒山寺鐘樓 筆者自攝

鐘建樓。鐘遇倭變，銷為炮。」（註

三）明代寒山寺住持本寂禪師於嘉靖年初欲重新鑄造銅鐘、建鐘樓，請唐寅爲之作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向社會募款，後製成石碑。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作爲寒山寺內有名的碑刻，並以寒山寺鐘爲題材的重要作品，是寒山寺有鐘、鐘樓文字記載之濫觴。然而直至嘉靖中（一五四二年左右）才建鐘樓、鑄銅鐘。其後寒山寺屢毀屢建，銅鐘於明末時爲抗擊倭寇，熔

化鑄成大砲，另一說爲倭寇掠走明鐘。現今所存之鐘，是寒山寺的第三口古鐘，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江蘇巡撫陳夔龍（一八五七—一九四八）仿舊製鐘式，新鑄鐵鐘並建鐘樓，即爲寺內二層重檐亭閣式鐘樓內的清代古鐘（圖二），寺內另有大雄寶殿內的大銅鐘。（註四）於今，二〇〇八年由一武漢企業爲寒山寺所訂作一〇八噸仿唐之銅鐘，佇立於寒山寺對面的大鐘大碑園，鐘閣名爲「梵音閣」，閣樓全紅木結構，鐘面鑄有七萬多字「大乘妙法蓮花經」，匾額書法取字爲唐寅之書，象徵延續寒山寺唐、明代鐘之悠揚。

唐寅，字伯虎，一字子畏，號六如居士、逃禪仙吏等。唐寅與寒山寺淵源，有唐寅《寒山寺》一詩「金闕門外楓橋路，萬家月色迷烟霧。誰閣更殘角韻悲，客船夜半鐘聲度。樹色高低混有無，山光遠近成模糊。霜華滿天人怯冷，江城欲曙聞啼鳥。」（註五）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墨蹟本共二四一字（圖三），爲中楷行書作品，內容提及受本寂禪師之託而

書寫疏文，《百城煙水·吳縣》載：「明嘉靖間，僧本寂鑄鐘建樓。」本寂禪師爲明朝嘉靖年間（一五二二—一五六六）寒山寺住持，因此推測唐寅於一五二二—一五二三年，時五十三至五十四歲晚年之作。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碑，高一點四五公尺，寬零點七三公尺，上無年月，共十行，每行二十四至二十九字不等。（註六）清葉昌熾《寒山寺志·志碑》云：「《六如居士集》有此疏全文，據以錄入《志鐘》篇，今碑斷裂，所存殘字，援翁蘇齋《化度寺碑》，《范氏書樓殘石圖》之例，釋其文如右。集本『殿宇粗備，銅鐘未成』八字，今碑無。『建始』下，集本空，碑補『普明』二字。」葉昌熾根據《范氏書樓殘石圖》釋《化度寺碑》之例，錄其殘碑文於《寒山寺志·志碑》。碑刻與書蹟相較，多「普明」二字，無「殿宇粗備。銅鐘未成」二句。碑刻僅一四六字可辨，其餘殘缺不全，無法辨認，但雖已殘損，卻仍可見唐寅書法之風致。

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內容始類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）、李邕（六七八—七四七）、顏真卿（七〇九—七八五）、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影響（註八），對於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的評價云：「至於較晚的作品，如齊雲巖紫霄宮元帝碑銘和姑蘇寒山寺化鍾疏等篇，又意象平淺，格調未起，好像並沒有很深的構思，出於一時應付似的。」（註九）譚錦家認爲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取法李邕，並繫年於一五〇七年，時唐寅三十八歲。（註十）由以上比較可知，唐寅晚期書蹟中，可略見李邕結體與顏真卿筆法之影響。

以周禮典故：「徇以木鐸。」另有「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，以木鐸徇以市朝。」說明周代官吏宣布政令教化時，以搖動銅鈴巡行於道路，此舉爲警醒人們的頑愚之心。接著切入佛寺的銅鐘功用，《百丈清規·法器》云：「大鐘，叢林號令資始也。曉擊即破長夜，警睡眠暮擊則覺昏衢，疏冥昧。」可於晨昏時來開發衆生的性靈，並可解除魔道的戰鬥，上可振奮天宮、解緩衆生之苦，下則可使地獄聽聞。文中另引清僧人繼起弘儲（退翁）表，南潛評《南嶽單傳記·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》：「時眾中猶互與問難。尊者折以無礙之辯。由是歸伏。西天禁斷鐘鼓。謂之沙汰。經於七日。尊者運神通。登樓撞鐘，諸外道眾，一時共集：」提婆尊者之神通而登樓撞鐘，使當時的僧眾歸伏。最後偈語曰：「姑蘇城外古禪房，擬鑄銅鐘告四方。試看脫胎成器後，一聲敲下滿天霜。」總結了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精華，記載了化緣鑄鐘的始末。落款「前鄉貢進士唐寅書」使用唐舊制，各科目中，以進士科最爲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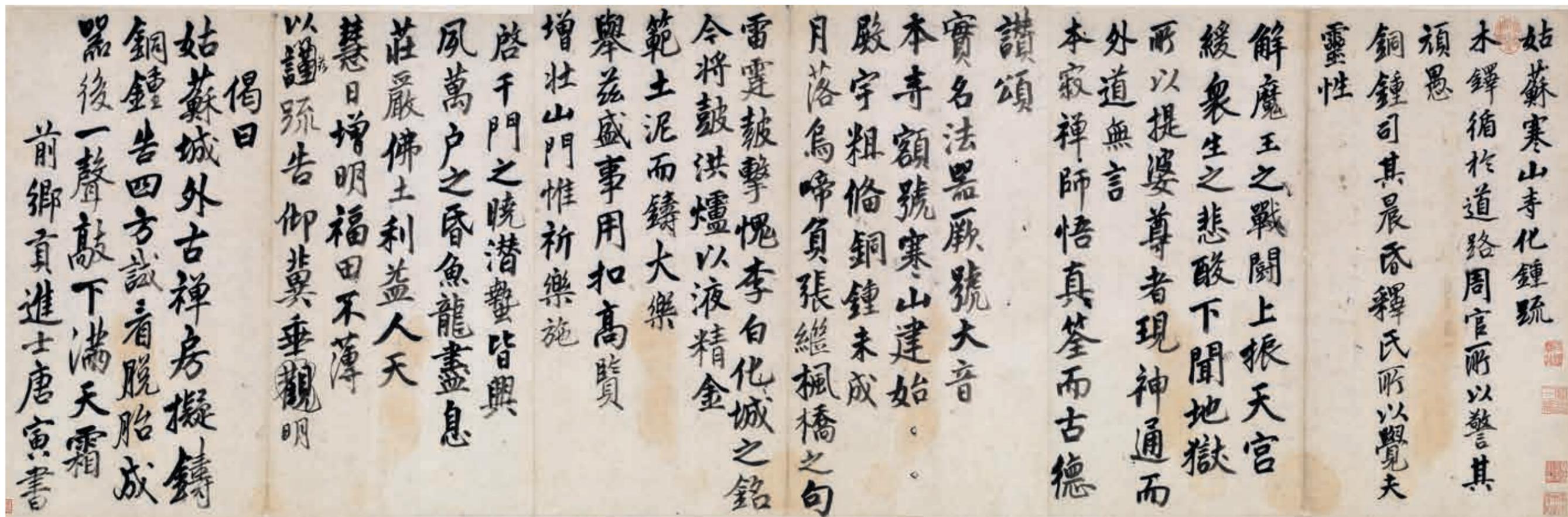
要，弘治十一年（一四九八）唐寅曾以應天府（今南京）鄉試第一解元身份參加會試，此爲「南京解元」一印之由，然翌年卻受科場案牽連，故加「前」字。

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之編年

明朝帖學大盛，在此書學環境下，書家大多透過元趙孟頫以追晉人風韻，並師法唐宋名家，追求個人情懷之個性解放，因而造就了如唐寅般具有個人特色的書風。唐寅傳世作品以繪畫最多，書法較少。對於唐寅書法的評價，明代文壇盟主、書畫鑑賞家王世貞（一五二六—一五九〇）《藝苑卮言》述：「天下書法歸吾吳，祝京兆允明爲最，文待詔徵明、王貢士寵次之，人才輩出，文風鼎盛。」「伯虎書入吳興堂廡，差薄弱耳。」王世貞並未將唐寅書法列爲當代之代表性人物，較之趙孟頫，又嫌薄弱。王世貞之言影響了後代對於唐寅書法的評價（註七），然其書法仍有待進一步研究。關於唐寅書法，江兆申指出受趙孟

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）、李邕（六七八—七四七）、顏真卿（七〇九—七八五）、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影響（註八），對於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的評價云：「至於較晚的作品，如齊雲巖紫霄宮元帝碑銘和姑蘇寒山寺化鍾疏等篇，又意象平淺，格調未起，好像並沒有很深的構思，出於一時應付似的。」（註九）譚錦家認爲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取法李邕，並繫年於一五〇七年，時唐寅三十八歲。（註十）由以上比較可知，唐寅晚期書蹟中，可略見李邕結體與顏真卿筆法之影響。

據文獻知唐寅於一五二二至一五二三年受本寂禪師之託作《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》，因此可推估唐寅此作創作下限爲五十三至五十四歲。本文試從書風比較，加以將作品排比。《書七言律詩》與四十七歲《山路松聲》、五十歲《西洲話舊》、五十三歲《自書七言絕句》及唐寅跋（傳）宋王詵《江山疊翠圖》進行字例比較。結構上，「萬」、「千」、「金」字五十三歲所書較三十七歲瘦



圖三 明 唐寅 書姑蘇寒山寺化鍾疏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長，應為晚期受李邕書風影響。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「書」、「成」字結體近似五十三歲作品；筆畫上，「門」部首豎鈎與「乚」浮鵝鈎的鈎畫超過字的一半，字例上則各時期書風相通。三十七歲至五十歲的捺部「殺」、「泉」、「處」相較於五十三歲的「殺」、「改」字明顯拉很長，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與五十三歲作品相通；「看」、「高」字〈自書七言絕句〉、唐寅跋〈傳〉宋王詵〈江山疊翠圖〉與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筆法結構幾乎相同；筆法上，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帶有顏真卿的筆法，與五十三歲唐寅跋〈傳〉宋王詵〈江山疊翠圖〉作品較為相近，線條渾厚有力，起筆略帶篆籀之起筆；墨色上，因亦擅作畫，墨色表現濃淡極富變化，在虛、實相參的字間呈現出跳躍之美感；佈局上，前半略顯拘謹，線條與墨色到了最後偈語時，變化十分明顯，而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由於是書寫正式疏文，整體的視覺表現顯得莊重肅穆之感。綜上所述，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書法風格較接近五十三歲時之

作，其晚年書風融合不同書家之特色，並已塑造了個人風格。（附表）

小結

〈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〉為明代重修寒山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，分別為唐寅、趙宦光、范允臨、毛堪、陳鏐所書，並由畢沅、畢瀧、昆仲將明五家與「不住布施」六件作品裝裱一起。唐寅書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書蹟內容中提及的本寂禪師，於嘉靖年間委託唐寅撰書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，推估唐寅此疏創作於五十三至五十四歲間；從書法風格分析之，將唐寅各時期書法與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進行書風比較，書風則較接近五十三歲時期的作品。唐張繼〈楓橋夜泊〉一詩開創了寒山寺的鐘聲文化，自此寒山寺與楓橋即成為到蘇州必去的觀光勝地，鐘聲詩韻文化也因此帶給後人無限的情懷。唐寅〈姑蘇寒山寺化鍾疏〉一作，見證了明代寒山寺建鐘的緣由與唐寅晚年書作的脈絡，值得細細品味欣賞。

作者為書畫研究助理

附表 中晚年唐寅結字比較表

明唐寅 〈書七言律詩〉 (1506, 37歲)	明唐寅畫 〈山路松聲〉 (1516, 47歲)	明唐寅 〈西洲話舊圖〉 (1519, 50歲)

註釋

- 參見明·林世遠、王鏊等纂修，《姑蘇志·卷二十九寺觀上》，明正德刻嘉靖續修本，頁三二—三三；清·葉昌熾編纂，《寒山志·志寺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二〇一三，頁一〇—一一。
- 此鐘為南朝梁鑄造，建寺時即有之，關於唐鐘的記載，《寒山志·志鐘》作者葉昌熾（一八四七—一九一七）云：「唐鐘鍊冶起精，雲雷奇古，波磔飛動，捫之有棱。」此鐘傳說被竊運往日本，康有為（一八五八—一九二七）曾於一九〇〇年遊覽寒山寺，詩碑中亦云：「鐘聲已渡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風，勿使豐幹又鈍舌，他人再到不空室。」題款又云：「唐人鐘已為日人取去。」然已不可考。
- 參見清·徐崧、張大純纂輯，《百城烟水·吳縣》，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，頁八八。
- 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，日人山田寒山（一八五六—一九一八）於寒山寺修行時發願重鑄，於光緒二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由小林誠義等工匠仿鑄唐式青銅乳頭鐘贈送，並請當時首相伊藤博文（一八四一—一九〇九）作銘文：「姑蘇非異域，有路傳鐘聲，勿說盛衰跡，法燈滅又明。」此舉成為日本人尋鐘、贈鐘之美談。
- 周道振、張月尊輯校，《姑蘇八詠其八》，《唐寅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三，頁一九。
- 參見《蘇州市志》第四十九卷文物第四章石刻「寒山寺」條，頁一〇〇—一〇二；諸家瑜，《寒山寺歷代文物之碑刻（一）》，《寒山寺雜誌》二〇一一年第五期。國家圖書館藏有其拓片。
- 陳建志，《唐寅書法的取捨》，《明四大家特展：唐寅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一四，頁一八〇—一八一。
- 江兆申，《六如居士之書畫與年譜》，《關於唐寅的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六，頁九七—九八。
- 江兆申，《六如居士之遊蹤與詩文》，《關於唐寅的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六，頁七七。
- 譚錦家，《唐寅書學淵源及其書藝理念》，《附錄一：唐寅重要書蹟繫年表》，收錄於《唐寅書藝研究》，臺北：漢光文化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，頁一六八、三八一。

明唐寅 〈自書七言絕句〉 (1522, 53歲)	明唐寅跋（傳）宋王詵 〈江山疊翠圖〉 (1522, 53歲)	明唐寅 〈書姑蘇寒山寺畫鐘疏〉